



一条大江的拥抱

□李晓

投奔一座城市，有时就是投奔一种命运。我生活在长江边的万州城。这条河流，让我于一座水汽氤氲的城市里，目光清澈，心中明亮。

从这条河流，我曾经乘一艘慢船去武汉、南京、上海，往往需要几天几夜的航程，我可以在船上怀着耐心读完一本俄罗斯作家的皇皇巨著，一本苏东坡、拿破仑的长篇传记，一本俾斯麦、甘地的自传。我怀念那些在涛声相伴中读书的逍遥日夜，每当读完一本书，这艘船在鸣笛声中已停靠在一个外省城市的码头，两岸乡村、城市的模样，慢镜头一样划过我记忆的屏幕。而今，每当我阅读一本书，往往忍不住要在手机网络上磨磨蹭蹭，生怕错过微信里的一条信息、一条朋友圈的动态，这样被切割成碎片化的阅读，让我读后记忆恍惚，支离破碎。当然，在这个飞机、高铁为主要出行工具的时代，我凝望中的那艘慢船，已在河流中退役了，浩渺水光中它对我打过一个告别的手势。我手中还持有的那张旧船票，一艘慢船停泊在哪儿等我出发呢？

一条大江的水波，哗哗奔流着一座城市的时光。那年，三峡工程竣工后，盈盈上涨的江水自下游款款而来，大江的急流波涛，被驯服成柔波清流，大江成为大湖。特别到了深秋175蓄水线，烟波浩渺的万州城，天蓝水碧，娉婷婷婷，美眸流转，眉目传情。

文友老鲁，彪形大汉，声若洪钟。他当年是这座城市的诗人，在那些诗歌如黄金的年代，老鲁收获了无数崇拜的目光，更让他感到骄气日盛的是，本城一家文艺团里被称为“城花”的姑娘，被老鲁的纯情诗俘虜，成为那年秋天老鲁家的娇羞新娘。老鲁后来没写纯情诗了，他从一家企业辞职下海，赚得了一桶又一桶金。

一座山水含笑平湖之城，老鲁没有辜负它的美好。14年前的秋天，泳者老鲁纵身一跃，成为江里的“一条鱼”。有天，我怀着羡慕的心情去看老鲁在江里游泳。那是冬天，我在江边看到裸出上身强壮肌肉腱子的老鲁，跃入波光粼粼的江水中，他那潇洒的泳姿，远远望去如一艘鱼雷艇在快速行进。凛冽冬日，老鲁在江中畅游了接近半个小时，他从江中起来后，沿着树木葱茏的滨江道跑步，直到全身发热才停下步履。老鲁对绿幽幽的江水大喊：“爽啊！”

望着老鲁健硕的躯体，我羡慕中有轻微嫉妒了。那天我突然明白，老鲁之所以抱得美人归，不仅仅是他那些发表的轻薄纯情诗，他健壮的身体，也是容易获得美人芳心的。

老鲁下江游泳的那年，我正好40岁。不惑之年里，我却困惑不少。多年的伏案牍之劳形，腰椎颈椎带来的疼痛，让我在半夜痛得醒来，床前明月光里，我看见的是黯淡未来。那年，我在单位依然是一个谨小慎微的小秘，业余写作多年，我离堂伯“侄儿，你至少要写出一部《红楼梦》的书来”的要求，还差北极到南极的遥遥距离。我到底有写作才华吗，我到底还需要写下去吗？我开始怀疑人生了。我越



凡尘晓遇

专栏

怀疑，身体状况越是糟糕，我爬七楼也开始气喘了。更为恼火的，是我一夜一夜地失眠。

那时的日子，我参加了一些亲友的追悼会仪式，他们中也有英年早逝的。比如其中一个刚四十出头的男人，头天还在约我去吃土鲮鱼喝酒，第二天上午就突发疾病栽倒在马路边的榕树下，再也没爬起来。面对他笑意盈盈的遗像，我想起那顿永远无法赴约的土鲮鱼宴，泪水浮出了眼眶。

我还眷念着这热辣滚烫的人世间，太多的牵挂，太多的想法，等着我去慢慢守候，慢慢实现。

老鲁这位兄长开始对我循循善诱，启发着我的人生智慧。他说，兄弟啊，你要是真的吃不起饭了，养不起家了，还有我在嘛。老鲁的这句话，差点让我扑上去抱住他哭出声来。别看我平时如出土兵马俑一样表情严肃，只是没遇到一个戳中心房的人。

在老鲁的鼓舞下，12年前的秋天，我跟他一起下江游泳了。那天，我腰缠游泳救生圈的“跟屁虫”，在蓝蓝江水中开始了畅游。我依靠少年时代在乡村池塘、水库掌握的游泳技术，加上老鲁在旁边的耐心辅导，我变换着蛙泳、仰泳、侧泳、自由泳的姿势。我划开一波一波的水，感到胸腔在变得阔大，肺叶在变得舒展，身体在变得轻盈。

我从最初的500米，到1000米、2000米，一直到参加冬泳横渡大江赛。我成为水中自由的鱼，我成为我身体健康的掌控者，我成为我快乐心情的调节者。

12年的游泳时光，从春到夏，从夏到秋，从秋到冬。我在一条大江里畅游，也是时间涓涓之水的涌流。我埋头在江水里，看见江水如白色火焰一圈一圈漾开，我埋头在江水里，侧耳细听，那是时光之水的潺潺流声；我抬头望天，看见云朵在天空变幻着奔马、大象、骆驼、羊群的姿态，我抬头望城，一座城在水声荡漾里拔节生长。12年里的新年第一天，12年的除夕，成为我雷打不动的习惯，我要到江水中去畅游，送别旧年的晚霞，迎来新年的晨曦。

12年的游泳时光，让我的身体强壮起来，写作的源泉也川流不息。让我懂得慈悲、渐渐宽容，坚硬的东西变得柔软，美好的事物在不断靠近我。12年的游泳时光，一江碧水荡涤着我的紧张、疲惫、焦虑、苦闷、灰色情绪，让我的漫漫心流，与水融在一起，欢欣奔流。

我感谢这一江水流，在它长达6300公里的行程里，我深深地融入它的浩瀚，成为它温柔怀抱里的一个赤子。

（作者系重庆市万州区五桥街道干部）

我坐着看春风涌入窗口

□阿普

我其实很清楚，过去几十年的人生，已经明确一个事实，坐着，是我身体最好的存在方式。

当不幸，成就了 my 后半生，我就该庆幸。

在我32岁那年，被突然诊断出血友病，简直是五雷轰顶，一夜之间我哑了。

想到我创办的工厂，红红火火的慈善事业，以及我牵头的诗歌自费杂志社，还有那些天花乱坠的酒局，还有那些五音不全的唱歌会，还有那些绿水青山的自驾游……一切的一切都在这个时候突然停顿下来，让我措手不及。

血友病，多么古怪的病，为什么与我沾上了边？我问天，天字苍茫，无限深远，故作高深，对我的问题置之不理。

我问地，大地宽厚，厚德载物，神秘古奥，对我的问题，沉默不语。我问爸爸妈妈，他们掩饰不住痛彻心扉的悲伤，泪流满面，因为他们知道这病的未来。

我问妻子，妻子安慰我：大善者必寿。我问挚友，挚友们坚定地说，等你好了喝酒。我甚至问了儿子，刚刚小学毕业的儿子，他童话般地告诉我，这一切只是一个梦境，明天，明天的明天，最多明天的明天的明天，爸爸，你就完好如初，带着我们去海吃海喝。然而，我是一个理智的浪漫主义者，我知道走到这个路段，会有一道坎横在路中间，让我停下来，冷静一下，思考经历过的事情，也清醒地看看周围的人和事物，想一想过去被忽略的细节，和这些细节里面暗藏的玄机。

通过一段时间的紧张治疗，也花费了主治医师的不少心血，也花费了亲人们的不少眼泪和悲痛，也花费了许多银两，当然也花费了一大群人的同情或者是八卦。最终医生把我定位在轮椅上，规划了我二十年左右赴身大自然的归期。

告一段落，大家平静下来，血友病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，过去的一切都退后到黑暗之中，而轮椅被亮晃晃推上前台，成为核心的道具，我将在这道具上哼哼或者是唧唧，发出咽喉里面最嘹亮的或者是最高亢的声音。

但，我不喜欢成天坐在轮椅上。

我读书，我写诗，我构思未来，我与血友病对抗，我盘算将命运的喉咙扼住。

所以我宁愿坐在窗前的那张橡木圈椅上，把头一靠，胡思乱想，天马行空。我想小时候路过菜地被狗追的情景，我想第一次相亲望着太阳面红耳赤汗水长流的情景，我想工厂开办之初拼死拼活的情景，我想儿子刚刚出生抱在怀里不知所措的情景，我想爸爸妈妈餐餐为我们摆碗筷的情景……

想着想着，我就有诗或者散文发表。我活该有这样一个转折，是黑暗中的某种力量给了我河道回流的安排，把风景重新布置了一遍，按照新的线路继续旅行。

想得多了，有些累了，我静静地看书。我看约翰·斯坦贝克的《愤怒的葡萄》，思考是谁把土地上的人们往西部赶，而且死了那么多人，牺牲了那么多爱情，消灭了那么多青春。我看曹雪芹的《红楼梦》，回味电视剧里面的情节，琢磨贾宝玉对世界对女子对岁月的真实意图，想妙玉那刻骨铭心的柔情。我看尼尔·斯蒂芬森的《雪崩》，憧憬元宇宙的世界……

看累了，我面向窗户，阳光透过来，鸟声扑过来。我微微地闭上眼睛，享受时光的味道。

医生说或许还有二十年，多好啊，我将在这张橡木特有香气的椅子上度过许多个春秋。

每当生日到来，意味着我的二十年会被划走一年，但我的脑海里自始至终只有二十年这个数字，永远不减。所以在我生日的每一个当天，我坦然接受妻子的鲜花，儿子的拥抱，妈妈爸爸的碗筷，以及文朋诗友的祝福，甚至我还要大刀阔斧地扔掉我的旧衣服，穿上新装。甚至我还要拿出酒杯，不听任何人的劝阻，狠狠地喝上一杯，放声朗诵几句：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不复回……

记得王之涣《凉州词》里面有一句“春风不度玉门关”，我就想，难道我得病了，我的生命路上就突然横亘着一道“玉门关”吗？难道春风再也不会光顾我了吗？这样的情怀总是常常生发出来，让我不能自禁。

不过春天总是如期而至，我下意识打开窗户。但我并不站起身来，我坐着，睁大眼睛看，我发现春风不断地从窗口涌进来，让我春风满面。

（作者系重庆市荣昌区作协副主席）



能懂的诗

五月

□潘昌操

五月是慷慨的大姑娘
趁阳光还未茂盛之前
送你一颗金黄的果儿
一颗鲜红的果儿
总得给辛苦劳作的你
几天偷闲的时光
弥补白天和黑夜的亏空
贮备一些力量
但有些影子是例外的
比如田间弓形的插秧者
街上拖着扫帚清扫落叶的老人
一路奔波如风的快递员
她送他们满眼葱绿
清晨第一声清脆鸟鸣
给花枝招展的少年

青春的鼓点，追逐波浪
她披着满头蓬勃的秀发
刚送走开满繁花的世界
伸出手臂又将火红的三角梅引进来
让开花的继续开花，发芽的继续发芽
把蛙鸣请进夜里
把月亮请上柳梢头
一切才刚刚开始
一路奔行的大姑娘
她的笑声比淙淙的泉水
还响亮
给大地穿上了一件崭新的衣裳

（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）